

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四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蜀學

第四輯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蜀學. 第4輯/西華大學,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成都: 巴蜀書社, 2009. 12
ISBN 978-7-80752-479-3

I. 蜀... II. ①西... ②四... ③蜀... III. 四川省—地方史—古代—文集 IV. K297.1-53 K872.7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188945 號

SHU XUE
蜀 學 (第四輯) 西 華 大 學 蜀學研究中心 主辦
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	王 雷
封面設計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張	18.25
字 數	450 千字
印 數	2000
書 號	ISBN 978-7-80752-479-3
定 價	4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蜀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張小南 孫衛國 張在德

王民樸 羅中先

主任：曾德祥

副主任：鄒禮洪 康濟民

編委（按姓氏筆畫爲序）：

安山 李大明 李誠 祝尚書

胡昭曦 紀國泰 施維樹 徐志福

陳國先 曹方林 張帆 張志烈

張建鋒 馮廣宏 康濟民 曾加榮

曾紹敏 項楚 曾德祥 鄒禮洪

遲乃鵬 潘殊閑 龍晦 謝桃坊

鍾興明 謝應光

主編：曾德祥

副主編：謝桃坊 鄒禮洪

《蜀學》第四輯發刊祝辭

紹先哲，啓蜀學，
吾輩繼承傳統。
梳學脈，明學理，
宏揚中華學術。

張小南

目 錄

劉孟伉先生學述	康濟民 (1)
徐仁甫先生學述	徐湘靈 (11)
謝桃坊先生詞學研究述評	焦印亭 (20)
肄業於尊經書院的三臺鄉賢	左 啟 (30)
新獲之廖平資料	曾加榮 (33)
“禹生石紐”續辨	蒙 默 (38)
成都大聖慈寺九十六院新考	馮修齊 (47)
尸子考	陳玉蘭 (52)
蜀學開山之作	
——嚴君平《老子指歸》	馮廣宏 (58)
試論揚雄的“幸”與“不幸”	紀國泰 (69)
論諸葛亮治蜀時期的法治思想	張邦鋪 (77)
論常璩的“大一統”史學觀	王國巍 (84)
貫休《禪月集》的基本內涵	王定璋 (88)
孫光憲文學思想初探	喻 芳 (97)
三蘇祠藏清代道光眉州刻版《三蘇全集》考	徐 麗 (104)
蘇洵交游考	曾棗莊 (112)
蘇洵大器晚成的啓示	潘殊閑 (121)
蜀學研究與文物資料	
——宋代成都范氏墓誌新見	胡昭曦 (131)
張問陶詩歌美學思想初探之二	鄭家治 (141)
遂寧張氏的文學家風	張紹誠 (152)
試論李調元的經學	張 力 (159)
鍾登甲與《函海》	鍾志武 (170)



淺析劉光第學術思想與變法維新	曾紹敏 (173)
吳芳吉的詩學觀與新詩發生路徑再思考	謝應光 (187)
標新立異 敢為人先	
——五四文學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團隊述評	徐志福 (192)
臺灣文學的成熟與巴蜀作家的貢獻	師恭叔 (200)
論何其芳的文學批評	沈檢江 (208)
郭沫若史劇的婦女解放觀評價	陳鑒昌 (220)
藝術追求與政治訴求的反復糾纏整合	
——沙汀創作思想綜論	李慶信 (228)
清代蜀人別集經眼錄	王永波 (247)
蜀學史料	伍 文 (259)
童山自記	李調元 (259)
龍晦先生專訪實錄	(282)

稿 約

劉孟伉先生學述

康濟民

—

文史研究館是建國初在毛主席倡議，周總理親自關懷指導下，由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主持的政務院會議決定設立的具有統戰性、榮譽性的機構。館員大多是博學多才的文史耆宿。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首任館長劉孟伉更是出類拔萃，名聞遐邇。劉先生既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詩人、文史學家、書法篆刻家，同時又是一位 1927 年入黨，堅貞不屈、正氣凜然的革命者。

劉孟伉（1894—1969），名貞健，字孟伉，號嚙叟，五十歲後寫作癡安^①。四川省雲陽縣（今重慶市雲陽縣）清水鄉人。四歲時母冉氏病故，五歲隨父入私塾開蒙。他天資穎悟，性格倔強。十一歲開始從塾師學作經義、策論、古今體詩、書法等。十五歲時，劉孟伉去貴州省印江縣隨堂兄劉貞安（字問竹，號伏庵、永谷遺黎，光緒二十九年進士，時任印江縣知縣）學習經史、書法、詩詞、篆刻等。劉貞安博通經史，工詩善書，書法以漢隸、小篆為佳，這些都對劉孟伉的一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十八歲時，劉隨辭官返歸故里的堂兄回到雲陽。在六歲到十六歲的十年間，劉孟伉重點研讀十三經，書法則以《鄭文公碑》和顏真卿楷書為主，並旁及歐陽通，雙鉤填廓，既摹又臨，一絲不苟，打下了堅實的童子功。從十六歲到二十六歲的十年間，他又攻讀古文字，朝訂暮考，條分縷析，書法則擴展到對甲骨、金文及秦漢碑刻的廣泛涉獵，取精用弘，學藝大進。

1920 年，二十六歲的劉孟伉準備離家遠游。是年十月至奉節，但因故祇在奉節縣聯中擔任一段時間的文史教師後即返回雲陽。1921 年，劉出任萬縣省立第四師範國文教師，同

^① “癡安”係“嚙叟”的古字。

時還兼任四川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部書記，並結識了時任該旅第一團團長的劉伯承。1923年，四川內戰又起，因不滿現實之黑暗，劉遂辭去教職、軍職赴北京。在京期間，他的書法篆刻受到在京川人的贊譽，但他却未能找到施展才華的機會，旋回川任了開縣中學的教職。1924年11月，劉孟伉去重慶任川軍郭汝棟部秘書。其間，他閱讀了孫中山的著述，又受到劉伯承的影響，萌發了民主革命思想。次年，由友人舉薦，劉孟伉去瀘州任川軍第四混成旅旅部秘書。該旅旅長袁品文曾在劉伯承部下任連長。袁和該旅部分官兵曾在劉伯承指揮下參加過民主革命，受到過進步思想和救國救民精神熏陶。劉在擔任袁部秘書期間，常以三民主義思想啓發袁的覺悟，引導他走向新的革命道路。1927年初，劉伯承在瀘州領導瀘順起義，袁品文部成爲起義的主要部隊之一，劉孟伉則是此次起義的主要政工人員。這段時間，劉孟伉在劉伯承身邊工作，與劉伯承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劉孟伉也於此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瀘順起義發動後，劉湘拼湊川黔反革命聯軍近十萬人將瀘州城包圍四十餘天。瀘順起義失敗後，劉孟伉經劉伯承推薦，任國民革命軍第五師（師長向時俊）秘書長。1930年夏，該部奉調出川，劉亦隨之去武漢。年底，向時俊遇難，劉孟伉遂返家，並失掉了黨的組織關係。其後，他便在開縣、雲陽、萬縣等中學、師範學校任教。1933年，劉舉家遷到萬縣定居，開辦“藝薺蘇裱社”，以刻章賣字爲生。其間，他被聘爲《萬縣縣志》編纂。1935年，雲陽縣工農武裝起義失敗。領導人之一陶閻化裝到劉孟伉家隱蔽，三天後，劉孟伉冒着生命危險親自送陶離開萬縣，並赴上海向黨組織匯報雲陽起義情況。

1938年，劉孟伉先後擔任中共萬縣特支、萬縣縣委、萬縣中心縣委委員，從事黨的宣傳、組織和統戰工作。在劉孟伉送往延安的這批進步青年中，也包括他的三弟劉宏達和他的長子、當年剛滿十八歲的劉祥綸。1939年2月，劉孟伉出任國華中學副董事長，秘密爲黨培養幹部。同年6月，國華中學被當局查封，劉孟伉受到通緝，被迫先去重慶，後轉入雲陽鄉下。從此，劉孟伉在鄉下隱居八年。這八年，劉孟伉傾全力研究文史、書法、篆刻和詩詞，相繼完成《說文解字箋》、《六書評議》兩部學術著作（今佚），選編並抄寫了萬縣學者譚以大的《茨園文集》。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春，劉孟伉到了重慶。4月19日，他參加了六千多人在青年館召開的“四·八”烈士追悼大會並滿懷悲痛爲大會書寫了不少挽聯。會後，劉孟伉向時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王維舟匯報了自己的經歷和思想，王遂指派專人與劉聯繫。6月，劉孟伉與當時的中共重慶市委負責人之一彭咏梧取得組織聯繫。彭知道劉在雲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群眾基礎又好，遂決定派劉孟伉回到家鄉，發動群眾，組織武裝力量。1947年初秋，劉孟伉在七曜山組織武裝力量，開展武裝鬥爭。七曜山位於川鄂邊境，包括四川的萬縣、雲陽、奉節、石柱和湖北利川五縣的廣大地區，這裏山高谷深，是開展游擊戰的好地方。後來中共領導的“下川東游擊縱隊”成立，組織上決定劉孟伉在雲奉南岸組成七南支隊，任司令員，同時還擔任中共雲奉南岸工委書記。正當劉孟伉領導雲奉南岸工委發動群眾進行“三抗”、組織武裝力量伺機出擊之時，國民黨當局也加緊了對這支游擊隊的“清剿”。4月30日，雲陽縣警察中隊包圍了劉孟伉的家。警察中隊已進大門，劉孟伉纔從後門撤走，後在雲

陽清水鄉隱蔽起來。

1949年2月，解放戰爭形勢迅猛發展，爲了配合解放大軍入川，上級黨組織再次派人與劉孟伉取得聯繫，重新將游擊武裝組織起來。8月，劉孟伉根據萬縣中心縣委的指示，將游擊隊員分散隱蔽；他自己則翻過七曜山，經湖北進入湖南龍山縣，做迎接解放軍入川的工作。11月上旬，他又到解放了的湖北利川縣，參加當地的諮詢和接管工作。11月中旬，組織上派原七南支隊的兩名游擊隊員從雲陽去湖北利川，他們找到了原七南支隊司令員劉孟伉，匯報了雲奉南岸的情況。劉當即與駐利川的解放軍部隊取得聯繫，要求解放軍派兵入川。在劉孟伉的游擊隊配合下，解放軍先解放了奉節柏楊壩，緊接着又進軍吐祥壩，促成國民黨孫元良兵團的七曜山指揮官起義。從此，鮮艷的五星紅旗在七曜山區高高飄揚。劉孟伉隨即轉至萬縣參加接管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劉孟伉歷任萬縣諮詢委員會主任、萬縣專署建設科科長、中共萬縣地委統戰科科長等職。1950年8月，劉孟伉調任川東行署副秘書長，此後歷任四川省政協第一、第二、第三屆常委，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長。“文革”中，他遭受打擊迫害，致使身患重病，1969年2月逝世。1985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爲劉孟伉正式平反，恢復黨籍。

二

1952年，失去了黨籍的劉孟伉來到省文史館安靜的小院重新拾起他鍾愛的學問。這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他平靜地從一個艱辛了大半生的革命者，轉變爲一位有着深厚功底和獨到見解的學者。新設立的文史研究館聚集了一大批知名學者、專家教授、書畫名家。作爲館長的劉孟伉一方面正確執行黨的統一戰綫和知識分子政策，尊重、愛護、關心、理解他們，與他們肝膽相照，親如家人；一方面克服經費少、房屋窄、沒有圖書資料等困難，組織他們開展文史研究工作。爲了解決缺少資料的問題，劉孟伉帶頭捐獻自己的藏書和珍貴碑帖。其他館員在他的帶動下，亦慷慨捐獻了不少善本書籍。那段時間，一批館員在劉孟伉帶領下，在他親自向文殊院方丈寬霖法師借用的文殊院內的“寂寥軒”中，編寫《成都城坊古迹考》等；另一批館員被他安排在四川省圖書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編撰文史資料，先後編成了《四川經濟建設歷史資料》、《四川災情志》、《四川水文歷史資料匯編》等。《成都城坊古迹考》由劉孟伉親任主編，出力最多。此書於1987年出版，受到廣泛好評，被授予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

在文史研究領域，劉孟伉畢生着力最多的是詩論。對中國古代詩詞，上自《詩經》、《楚辭》，下迄唐宋時期李白、杜甫、蘇軾、陸游等的作品，劉孟伉都作過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前，他就寫了大量的詩論手稿，由於處在戰爭環境，無暇系統予以整理，他於五十年代始完成《杜詩說解》手稿五冊。這部他嘔心瀝血寫成的書稿，對每一首杜詩的寫作

年代、歷史背景及詩的大意加以闡述，並對詩句逐一詮釋。所釋旁徵博引，即不囿於一物一事，而更多的是用杜甫的同題材其他詩作及其他詩人的同類作品進行比較，同時採用大量史籍、特別是方志材料來解詩，突出了杜詩的史詩價值。基於他對自己長期生活的川東地理、歷史和社會風俗的熟悉，所以對於杜甫夔州詩的注釋極有特色。他在注杜詩時，吸收仇兆鰲、楊倫、錢謙益、王嗣爽等人的優點，同時又敢於突破前人藩籬，發表自己的研究心得，對於杜詩精神的領悟頗具真知灼見。1958年，在劉孟伉的主持下，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集體編撰了《杜甫年譜》。此書對杜詩各篇的寫作時間、地點詳加考證，採取按年繫譜的方法，在年代的斷定和詩意的說解上，採納了《杜詩說解》的不少研究成果。此書成為迄今為止最完整、最翔實的杜甫年譜，深受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對於古代詩人，劉孟伉對薛濤的研究也是可圈可點的。目前尚存一本他在20世紀60年代眉批過的陳矩本《洪度集》，語多新意。他的遺著《薛濤詩編注》也於今年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整理付梓。《編注》對原有的薛濤詩進行重新分類，綜合考慮其內容及時間性，較之前人所編更為科學化、系統化。注解或詳或簡，有許多獨到見解。在《薛濤詩編注·序》中，劉孟伉評價薛濤詩：“才調清逸，風骨峻整，情思婉約，機神蕭曠，在唐賢中，以蜀才論，當居太白、子昂之次，同時輩流如白樂天、元微之，僅能與之頡頏，未足遠過。”他在自己的《七律·峨頂書奇》詩後注中還說：“東坡生在北宋，他開拓了南宋以後的局面。薛濤生在中唐，她的詩還是盛唐氣派，就說她是結束了盛唐吧。”這些對薛濤的歷史評價和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

劉孟伉一生不僅在詩論上頗有建樹，同時他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傳奇詩人。他學貫古今，汲取百家，自鑄新詞，獨寫真情。他在革命戰爭年代以詩遣懷，在和平歲月裏以詩寄興，無論是謳歌祖國河山，還是評說歷史、反映現實，都技巧嫺熟，感情真摯，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劉孟伉憂國憂民的一生與詩聖杜甫在情感、詩意上均有天然的契合。在詩歌創作上，他也繼承了杜甫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詩，成了他坎坷人生的真實寫照。在他的筆下，沒有風花雪月的柔弱，沒有無病呻吟的空虛。誠如李維嘉先生在《劉孟伉詩詞選》前言中所說：“他既有文人、學者，特別是詩人的學養和素質，又有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胸懷、情懷和鬥爭經驗。這兩者的結合，孕育了他的詩詞特別的清健沉雄的風格，是很難能可貴的。當今有不少的詩詞名家，但少有像劉孟伉這樣詩人而兼戰士的名作者。”

劉孟伉一生創作了數以千計的詩詞作品，除毀掉、散佚的外，現存近六百首，均由他自己編纂抄錄，集為《冉溪詩稿》三卷（《藪獵集》、《碣隱集》、《未名集》）、《凍桐花館詞鈔》一卷。

《藪獵集》收錄詩人1924至1947年的作品。作者在詩稿卷首題記中說：“莊生有言‘鷦鷯已翔於寥廓而獵者猶視乎藪澤’。居今日而為詩而猶一準乎古，其不識鷦鷯之已遠去而猶是戀戀於藪澤之弋獲，不已疾乎？抑其甘心於藪澤之別有富藏而不為一鷦鷯之去以易其視。若予者，則固獵於藪而食於藪者也。固刪甲子以來所為詩成一卷，名之曰《藪獵集》云。”在劉孟伉的心目中，古典詩詞就像富藏的藪澤，不能因前輩詩人已有豐碩的成果而荒廢我們的求索。《藪獵集》中有三首古風：《積雨傷稼而牡丹獨榮》、《兒子摘複瓣牡丹人供》、《桐

不繁》，分別寫了牡丹、芍藥和桐花，但主題却是憫農和對地主階級的憎惡。在《積雨傷稼而牡丹獨榮》中他寫道：“清明過後猶飛雪，穀雨將終未收麥。平田麥爛無其稽，終朝晦昧紛黃霾……新穀已播不發芽，夜寒重被歇鳴蛙。原頭彌望無生色，屋角還欣富貴花。”農民們遭遇天災，今冬到明春衣食無着，飽受飢餓寒冷煎熬，而飽食終日的地主豪紳們，却正在津津樂道地品味象徵富貴的牡丹。詩人用對比的手法，形象地提示出舊社會階級關係的本質，令人想起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兒子摘複瓣牡丹人供》通過對牡丹和芍藥的比較，教導兒子從小樹立為人民奉獻的理想，做有益於社會的人，而決不摧眉折腰，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單瓣牡丹猶充藥，千瓣牡丹徒供嘯。共道此花宜富貴，又謂天姿勝白芍。我為芍藥一轉語，牡丹未是芍藥比。若矜濃艷擅君王，豈如殷盈兼士女？……牡丹高據華屋裏，不信人間有溱洧。一叢深色壓城闌，坐擁肥頭與大耳。獨樂何如與衆樂，牡丹未可語芍藥。千瓣牡丹足紫紅，不及單瓣歸藥籠。作詩記事誠兒童，休令富貴前老翁。”通過一系列的對比，鮮明地表達了詩人的愛憎與價值取向。

而《桐不繁》則寫戰亂使桐油賤賣甚至無人收購，致使桐實漫山無人收拾，出現農民砍伐桐樹的現象，從農民生計引申到抗戰。“桐花滿地寒威逼，桐花滿地無人惜。種桐不為看桐花，桐汁之利百莊稼。誰知戰起百物昂，桐價獨落不可當。桐實漫山不收拾，桐樹幾被農人伐。……吾國抗戰如此難，吾人未可計目前。待到桐汁更值錢，旋來種樹又須年。”他帶着慈悲與惋惜，勸導農民不要砍伐桐樹，憫農之情感人至深。他深知造成這些苦難的根源在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所以他在《苦潦》一詩中寫道：“霧鎖雲封安足言，茅屋早為秋風折。嗚呼，秋風秋雨向來多，吾獨奈爾九月何！”他在抄寫給兒子的詩稿後注：“九月者，朽月也。喻國民政府之壞而將傾。”正是因為對國民黨政權反動本質的認識和對如此腐敗的政權必然滅亡的信念，一介書生的劉孟伉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陣營，並在血與火的鬥爭中鍛煉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

劉孟伉的這些詩作，反映了那個特定歷史時代人民遭受的深重災難，它們不是單純的紀錄生活中的個別現象，而是典型化了的具有廣闊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具有相當的歷史深度。著名學者謝无量評價其“采之可以觀民風”，正是對這一特色的高度概括。

《碣隱集》收錄詩人1948年從事游擊戰爭期間的作品。這一年，雖然腥風血雨，戎馬倥傯，他仍創作詩詞百餘首，部分作品是用竹簽蘸紅藥水寫在書籍的空白處。劉孟伉先生扎根農村，心許革命。農民的疾苦，革命的意志和鬥爭的經歷是他精神的家園和創作的源泉。《碣隱集》中的《古風·王緒福》、《七絕四首·收成》等，均是為人民的疾苦而吶喊的佳作；而《古風·山農黃承萬送草魚》、《七律·聞田女曼歌》、《七律·與村農謝老起看曉星》等詩，則表現了詩人與父老鄉親們渾然一體、親密無間的階級感情。

《毛詩序》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杜甫說：“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詩由情生，劉孟伉詩作最能撥動人心弦的，正是他“為情而造文”的這個情字。“風鶴頻驚候，青黃不接時。斯人同水火，逐日望旌旗。消息沉湘暗，烽火西秀迷。南虹應有意，民望來無期。”

（《南虹》）這是憂國憂民之情。“維昔母方沒，兒年四歲餘。母歿五十年，兒頷生白鬚。母墓猶宿草，銘幽石未除。何以慰母心？生兒各丈夫！”（《七月二十九日先妣忌辰作》）這是親情。“仲也慷慨士，長懷巖古今。使酒頻驚座，悲歌不自任。寧爲蹈海死，不作帝秦生。元精殊耿耿，往事詎陳陳。直至別來久，長憂弗遇君。”（《懷林仲庶》）這是友情。“峽天雙辟萬仞強，中流一綫何茫茫……劍閣西來接秦隴，夔門東去望荆襄。屬以經途占名勝，豈知大澤有深藏！正可乘舟通水利，會須釋擔慰村氓。何時就渠追李鄭，歸來爲爾補鄴桑。”（《峽天》）這是觸景而生情。1948年7月，劉孟伉在七曜山區聽到解放大軍已解放山東，而彭德懷部已從陝西向四川進攻的消息後寫道：“龍山秋盡又冬初，回首嘉陵望眼枯。入夜孤蛩聲唧唧，離行斷雁影疏疏。近傳好語臨三峽，終見元惡棄首都。形勢東南差已定，井天特昶應何如？”這是因事而生情。凡此種種，皆爲真情、實情。從中，你看不到絲毫溫婉與纖弱，字裏行間跳動的全是剛毅與豪放，全是詩人精神品格與藝術修養的自然流露。

《未名集》收錄劉孟伉1950年至1966年間的詩作。其中1950年至1961年間所作曾編爲《庚辛墮稿》，1962年所作編爲《壬寅匯稿》，以後所作與前兩者共抄爲一冊。作者去世前未及整理題名。2007年其哲嗣劉一甫整理出版《劉孟伉詩詞手稿墨迹》時題爲《未名集》者，因“作者未名，余亦不敢妄名也”。儘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儘管擔負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文史研究工作，劉孟伉仍然創作了不少的詩詞作品，而且在作品中始終保持着豪壯的基調。“馳使西南事誰先，司馬才高信足賢。一樣河源星海意，教人熟述祇張騫。”（《讀司馬相如傳》）詩人認爲司馬相如開闢四郡，功在西南而無人稱道，而張騫尋河源反而後來居上，人人稱道。其實沒有司馬相如墊底，張騫是做不到的。這種豪壯的基調，愈到其晚年愈見突出：“當年曾是白漚身，萬里烟波不可馴。本意浮游終海甸，何斯風雨會山神。即今文史攢多士，共喜頭顱稱壽人。回首人間真已換，戴河高泳浪沙新。”（《七十生日，但老以詩見壽，次韻奉答》）這樣氣勢恢弘的詩作，在劉孟伉詩中是不不少的。

《未名集》中還有不少清新雋永的寫景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創作於1962年“七月游嘉峨，八月游桂湖，九月游青城”後寫下的近三十首詩。以《古風·峨頂放歌》爲例：“人言峨眉天下秀，何處看來有秀容？黑龍百盤不可以徑上，天門扼塞一彈封。突兀三千拔地起，直排九萬凌蒼穹。劍險夔雄哪遇此？此論不公吾不從。吾當試從峨頂看，秀處不在山之中。朝看西嶺萬古玲瓏之積雪，暮看巫山十二縹緲之群峰。環視周遭翕合望洋之雲海，俯視須臾減變連蜷之明虹。日出不異滄海上，月明下浸頗黎江。太白題詩後來不敢繼，石湖登頂繼者不敢窮。乃知此秀皆神秀，神秀自與奇雄通。不然險者自險雄者雄，空有豪健無雍容。一如言秀祇似閨門彥幾何，不煩笑倒入蜀好事山陰翁。”這樣的寫景詩，雖從筆墨情趣中透出大自然的勃勃生機，飄逸出峨眉勝景的山林之氣，但絕非是對大自然的實景描寫，而是藉景言志抒懷，在大自然綢繆的氣韻中去追求真、善、美的統一，並於其中去獲得自由。這樣的詩作表現出卓爾不群，超凡脫俗的藝術境界。

劉孟伉一生崇仰杜甫，深入學習和研究杜詩，他寫詩也深得杜詩風神與風骨，處處皆見杜魂。比如“五月六月喝千夫，坐待湖水明西晡”（《欲就西山僦屋避暑，仍超越疊前韻》）、

“前方抗戰原吾意，萬里立功讓汝能”（《十月，得三弟黎城寄書》）、“峽天雙壁萬仞強，中流一綫何茫茫”（《峽天》）等佳聯妙句，一派杜甫之雄潤高渾、實大聲宏的氣象。而如“身邊妻女從何托，眼底流亡大可哀”（《答友》）、“蕭蕭木葉下楓林，愁對藥爐感易深”（《十月，得三弟黎城寄書》）、“法當不公平，或者多暴戾”（《紅豆山孤猿》），這些悲壯蒼涼的詩句，却又是少陵細密老練、沉鬱瘦硬的風格。

在形式上，劉孟伉師古而不泥古。為使形式服從於自己感情的抒發，他敢於創新，突破前人窠臼，跳出格律的束縛。他認為詩詞創作：“出語何必奇，用字何必生？祇是眼前境，驅入筆下橫。此論要非易，積疊如農耕。”（《作詩》）在《人日草堂看梅》附注中，他說：“向來我作詩照例是不甚按韻部，尤其這一首，連韻部的平仄也不依。我以為詩之用韻在於調，如不調，雖不出韻何益？如其調也，雖所有韻脚不在一部何害？況且‘部’是誰分的？唐有唐韻，明有明韻，清有清韻。今天作詩，豈不有我們自己的韻？”一方面是積疊，是“十年十三經，十年文字學，十年南北游”的深厚學養和戰鬥的經歷；另一方面是揮灑自如，無所拘束，又能讓詩的情調與內容渾然一體，可見功力之深。

劉孟伉的詞集為《凍桐花館詞鈔》。集中創作時間較早的有1949年解放大軍渡江前夕填的《金縷曲》：“鴉噪人初起。便披衣、徑上岑臺，一攬雲水。十二關前生曉白，白過鄉關梅子。竟不省、人間何世。曾記昨宵秋月朗，早繁星歷歷望中逝。拼一覺，風前睡。何因提起心頭絮。是當年、沱江瀘水，那些層次。常勝將軍今健否？如此天才誰似。尚想象、丰標神致。聞道太行軍似鐵，任長江天險誰能恃？怎偏閣，石城勢。”詞中長勝將軍是指劉伯承元帥，石城指南京。《詞鈔》中還有一些詞是懷念劉帥的，如《浪淘沙》“……夾道擁黃驢，萬事悠悠。將軍百戰總輕裘，月落烏啼天又曉，人在松丘”，對劉帥的景仰和懷念溢於字裏行間。這類詞，雖無金戈鐵馬之勢，但不乏擊金碎玉之聲。

劉孟伉的詞善於在寫景咏物時深深地融入個人的情感，如他自己所說：“凡咏物詩，專咏物，莫來頭，必有指意乃佳。”他善於運用詞的音律美，細緻、委婉地表達感受與情懷，讀來別有韻味。《滿庭芳》堪稱他的代表作：“冷雨禁春，凍雲凝夜，一櫺寒透窗紗。昨宵歌吹，誰正厭繁華？莫是先生意懶，早吩咐、停住鳴蛙。東風裏，懷人夢好，兀自插衾那。

休誇，還見否，青青陌上，若個人耶？正一聲鴉外，烟雨人家。盼春來憑好，怎春到，偏惱鄰娃？春無價，年年二月，愁地凍桐花。”

劉孟伉善詩詞，他一生用力最多、寓情最摯的是詩詞，他自刻閑章“寢安平生心迹所寄”鈐於詩集之上，明其志趣。他是大手筆，詩、詞、絕句、律詩、古風、慢令等無一不精，而尤擅古風。他的古風或用“賦”法，敷陳其事却精練含蓄，絕無平直散蕪之弊；或“賦”、“比”、“興”三法兼用，立意新鮮又寓意高遠。他的古風時用俚語，新意疊出又換韻自然、瀟灑灑灑，無所拘束，又明於規矩之內。他的詩詞作品博大深沉、豐富多彩，其中蘊涵着深刻的社會內容、廣博的識見聞論、充沛真摯的情感及生動暢達的語句。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中說：“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被著名學者謝无量譽為“獨寫真情謝浮艷”的劉孟伉，其詩詞稱

“佳”，其詩詞技藝稱“絕”，是當之無愧的。

三

在劉孟伉的諸多藝術成就中，書法當推首位。1998年2月，“中國二十世紀書法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劉孟伉風骨雄健、氣格宏博的書法成為觀眾矚目的焦點之一。專家們從近百位著名書法家的作品中精心挑選出二十位大師的佳作，送至巴黎展出，劉孟伉便名列其中。四川書法家協會主席何應輝在《二十世紀四川書法略記》中說：“趙熙——謝无量——劉孟伉，展示了本世紀上半葉四川書法發展的主要脈絡。……若從發展的層面觀照，劉孟伉比謝无量在藝術創造上更為自覺，目的性更明確。他完全實現了書法作為藝術的現代轉型。”他還說：“又若以劉熙載論藝的三個境界論之，謝書比劉書更‘高’、更‘深’，而劉書在‘大’上則更勝於謝書，還應指出的是：對於形成碑帖融合的新時代趨向，謝无量與劉孟伉在藝術實踐上的貢獻，無疑是超邁時人，為國內衆秀所不及。”統涉縱覽劉孟伉的整個書法創作，我以為這個評價是十分恰當的。

劉孟伉自幼在兄長劉貞安的指導之下，用嚴格的傳統臨習方法學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十六歲以後，他上溯商周金文，大量浸淫於甲骨、金文、秦篆、漢隸之中。在臨習大量名碑名帖時，他敢於大膽取捨，認真但決不被“法”所縛。他將“永字八法”歸為“十字二法”，將複雜的筆法提煉得更為精粹明瞭。從基本法度到萬千碑帖，劉孟伉都堅持“博涉而約守”的宗旨，這是一個立足自身氣度風骨而融匯百家、形成自我的過程，它需要識見、膽魄和氣度。劉孟伉的書法作品博涉篆、隸、楷、行、草各體，取各家精華，但它們都在一種“風骨高標”的格調統攝之下。

劉孟伉壯年時戎馬倥傯，出生入死，暮年則潛心於著書立說，無暇寫作書論專著，但不少類似格言的隻言片語，却道出了某些問題的精要，比如他的“既收而又放”之說。孫過庭說：“未能滯留，偏迫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清人馮班說：“用筆在使盡筆勢，然縱收有度。”蔣和《書法正宗》說：“精於收束，則氣足神完。”古人書論卷帙浩繁，千言萬語，在劉孟伉看來，不過盡在“收”、“放”之中。學書者欲成大器，必先狠練筆法，精熟百家，緊束筆性，將前人碑帖爛熟於心，知其毫髮死生、舉重若輕；爾後方能以心馭筆，任情而恣性，做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劉孟伉的創作實踐也是這種觀點的生動體現。無論何種書體，在他筆下都是既法度井然又隨意灑脫。

他早期的楷書《劉貞安傳》以方勁之骨力為主，顯得健勁峭拔，氣度豪雄。當中既有顏魯公的寬博，又有歐陽通的勁峭，還有鍾繇的高古。而20世紀50年代他為成都武侯祠漢昭烈陵補寫的對聯“一抔土尚巍然，問他銅雀荒臺，何處尋漳河疑塚；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漢代官儀”，每聯十九字直貫而一，蒼勁深雅而又酣暢自然，其中以“禮

器”、“張遷”為骨骼，而以“曹全”、“乙瑛”乃至漢簡為其附麗，“非漢代一磚一石所可牢籠”。他的楷書面目多變，20世紀60年代為成都文殊院書寫的四條屏《心經》，點劃厚重，重心稍高，撇捺堅實偉岸，氣象儼然，風格在《勤禮碑》、《大字麻姑仙壇記》諸碑之間。而為女詩人譚仲秦書寫的放翁詩句集聯“心如老驥常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筆畫重拙，有北碑意，顏體楷書結字的內鬆外緊被誇張、發展到極致，雖筆酣墨飽但重而不濁，暢而不滑，具有清超之氣。

劉孟伉善寫榜書，無論是用拖帚蘸墨書寫的成都青羊宮“花會”三米見方的巨字，還是用竹茹蘸土紅寫的兩米見方的“紅旗劇場”、“成都春熙路百貨商店”等店招，均體勢開張，宏中肆外，骨氣洞達，瀟灑宕蕩。

劉孟伉雖然是一位各體皆精的全能書家，但最終達到出神入化、變化莫測而又淋漓盡致地傳達了作者充沛感情與書法技巧的莫過於行草書。這是他創作數量最多、成就最大，也是讓他最終成為一代宗師的領域。除了大量的中堂、條幅、聯句、橫披、題辭之外，他的幾大部詩詞手稿全是閃爍着情感與智慧光華的行草手迹。他以篆書及漢碑的筆法融入行草之中，聚篆之圓勁，碑之方折，點綫瘦勁堅韌，或藏或露，峻挺果決。許多作品中轉折之方筆，顯然是吸收了張瑞圖、黃道周的筆意。結字則將漢魏寬博、唐宋英邁、明清風流融為一體。在凌厲奔瀉的字幅中，他經常配搭些許隸篆的體勢在行草中，更平添幾分蒼古，這大概是借用了王鐸的手法。

劉孟伉行草書最令人叫絕的是《游峨詩稿》。這本是他寫給兒子劉一甫的信札。且不說《游峨詩稿》中清健沉雄的詩文與剛健灑脫、疏密錯落的書法結合產生的異乎尋常的審美價值，僅就其書法本身而言，那勁疾矯捷、靈機多變的綫條似入雲之龍隨意翻騰，噴吐着巖漿般的感情，表現出作者那寧折不彎的個性和昂首雲天的風神。在那疾風驟雨的篇章中，我們似聽到了一首他用毛筆譜寫的“命運交響曲”，時而昂揚悲愴，時而深沉舒緩。全篇章法緊密，點綫縱橫，大小錯落，密中有疏，動中有靜，亂中有法。可以說，他的創作已由“有我之境”進入到了“無我之境”的最高境界。一切所謂“技法”及古人的“影子”都已淡化，甚至連作者數十年累積的功夫也已消融，沒有了人為的技法、造型、布置的痕迹，一切便達到了一種隨意自適、一派天成的自由境界。以《游峨詩稿》為代表的作品，無論從筆勢、結字、布局謀篇任何一個角度去審視，劉孟伉都是在傳統的“中和美”的藩籬內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體現出於極富大對立中求大和諧的現代精神，因而他的行草書作品既有強烈動人的視覺效果，又有博大淵雅的美學內涵。

除書法、詩文外，劉孟伉的篆刻藝術也造詣精深。他自詡“印第一，詩第二，書第三”，可見其對篆刻的殷殷之情決不亞於書法。劉孟伉一生治印上千，但建國前的作品大都散佚，現存印譜三冊：《嚙叟印餘》收刻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印蜕四十五方，《嚙叟刻印》收1959年“重操舊藝”後所刻四十八方，《嚙叟刻印續編》係劉一甫將劉孟伉1959年後散見於其他書冊之中的七十二方作品收編所成。這一百六十餘方雖不是劉孟伉篆刻的全部精品，却集中反映了他一生特別是晚年的篆刻藝術。作為一生在檜林彈雨與墨海文山之中縱橫馳騁

的人，劉孟伉篆刻的主體風貌還是陽剛之美，祇是比他的書法略有收斂。

劉孟伉的篆刻藝術之所以能形成一種陽剛之美，除了人格品性之外，還在於其印學觀念力主印出秦漢。但他學漢印，不徒取其形而取其神韻。他的漢白文雖然還是以繆篆為基礎，但在結字、造型與刀法上明顯有別於傳統漢白文。他的結字綫條常上粗下細或下粗上細，並輔之以尖角、圓方的點綫，這樣就增強了綫的力度和對比度。在刀法上，大多采用披削直衝之法，而一改傳統的鑿壓切衝之法，收到了勁利果決之效。所以，他的漢白文少了些雍容渾厚之態，而多了些清剛爽朗之神。劉孟伉這種印風是與古人、前人拉開了距離，有着獨特的藝術品味的。

劉孟伉的朱文印雖然在總體風貌上與白文是一致的，但更顯勁健瘦硬。無論是金文、甲骨還是小篆，一律以細勁之綫、果敢之刀出之，其綫條綿裏藏針，堅挺結實，頗有視覺衝擊力。這種勁健瘦硬印風的美學意義在於它強風骨、壯風神、寫風貌，體現出作者人品、書品乃至印品的錚錚風骨，是一種高尚的情操之美，內在之美。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是劉孟伉先生誕辰 115 周年紀念日。這位“印詩書三絕，文武藝一家”^①的革命前輩，這位“風雨高歌筆有神”^②的巴蜀文化奇才，必將世世代代受到人們的敬仰和崇拜。

作者單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館

^① 此聯為劉孟伉先生的入室弟子余仲九所撰並書，1989 年刻石置於萬州太白巖安放劉先生遺骨的“寢安石屋”左側。

^② 見但懋辛《壽劉孟伉館長七十》詩：“七十年華百鍊身，祇餘龍性老難馴。山川能說才無礙，風雨同歌筆有神。”